

速写三篇

張天翼





速 写 三 篇

張天翼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六 三 年 • 北 京

出版说明

本书包括作者在抗日战争初期所写的諷刺小說三篇。作品暴露了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統治区后方城市中一些社会渣滓的丑陋面目，并揭示出他們利用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欺詐人民图謀私利的卑鄙行为。原书初版于一九四三年一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輯为《文季丛书》之二十二刊行。此次出版，曾由作者亲加校訂。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年3月

封面木刻画：李 桦

速 写 三 篇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6号)

北京东单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1745 字数40,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2 $\frac{5}{16}$ 插页2

1963年8月北京第1版 196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32500册

定價(3) 0.22元

目 次

譚九先生的工作.....	1
华威先生.....	28
附录：关于华威先生	37
“新生”.....	39

譚九先生的工作

那天譚九先生要出門的時候，打发長工到小學堂里把王老師請了來，搓搓手交代了一些事，

“好得很，好得很，我們這鎮上的抗戰工作也做起來了。我們還有好多事情要辦，等我回來再商量吧。我倒有個統盤計劃在我肚子里。”

於是他用粗粗的短手指把股部彈了兩下，微笑起來。

照例在這時候，譚九太太就站在茶堂屋門口，很大方地問客人幾句話：

“王老師，我們細毛牙子在你們學堂里還聽話不？呃，王老師，你們學堂里聽見消息沒有？——仗打得一個什麼形了？”

男主人皺了皺眉，很不高興地打斷她：

“消息？打仗的消息——我不是天天都告訴你的啊？分明曉得還要問！”

他抽完一袋水煙，也不管太太還站不站在門口，就跟王老師談起工作來。他這回嗓子放得很低，把一張方臉湊過去，緊瞧着對方那副近視眼鏡。那位客人可低着頭，

視線釘着譚九先生那只裝着水烟的手——食指上突起了一個石灰指甲的那只。

唔，這鎮上要作的工作真太多，可是這鎮上的知識分子又那麼少。大學畢了業——還肯住在這里替地方上做點子事的，只有他譚九先生一個。他自從得了一張法學院的文憑之後，就在家里一直住到如今。而他还打算住下去。他不像人家那樣要遠走高飛，丟下家鄉的工作不管。現在你看，譬如說吧，要在这里多找幾個真正頭腦子明白的愛國分子——噯，就着实不容易。

这里他叹了一口气。不过他赶紧声明，他并不悲观。他觉得事在人为：

“所以——总而言之等我回来再讲。我顶多——明日子后日子就回，唔，顶多后日。”

可是他去了四天，五天，一直到今天早晨才回到鎮上。

“王老师来找我过没有？”他一到家就问。

“来过两趟，”太太拿个銅面盆替他打热水，头也不回地说。“王家坪的王老官也来过两趟，他要問我們籼谷。”

“冲他娘的梦！——籼谷！”

“真是冲梦！人家收来三百担租——不囤一囤，就这样轻易畀給你呀？如今这个仗一下子打不完工，谷子囤下去不涨到十块八块我就不信！”

做丈夫的橫了她一眼，他頂討厭女人在他面前逞聰

明。她懂得什么打仗不打仗，什么谷价涨不涨！她从他那里检去了一两句，倒还在他门口来噤里刮啦！他恶狠狠地問：

“你怎么回复他的，那个王二老官？”

那位太太很得意地挺了挺脖子：

“我啊？——我回他一个絕，沒得谷！哼，他还出到三块半哩。真是的！我們又不是蠢宝，肯这样烂便宜果出去！我讲我讲——”

“好了好了！”他吼。“我的茶呢我的茶呢？人家忙得要死，吃了茶就要有事去，你倒在这里七嘴八舌！”

說罢就赶紧捞起袖子，赶紧动手洗脸。事情实在太多。人家都正在那里巴巴地等着他。他很快地在面盆里吸一口水漱漱口，馬上就把力士肥皂打到毛巾上，使劲擦了起来。一面在嘴里埋怨着：

“真是要命！这么大一个鎮——你要多找出几个有头脑有眼光的，真是难上加难。你一不到場，听他們去攪，就攪得一块烂板板。他們橫直負不得責任，凡事都要落到你肩靶高头。……真是該死，他們还算是知识分子哩！”

外面街上的吵声也显得很忙乱，好像为了要时时刻刻提醒他譚九先生似的。卖毛栗的小姑娘很性急地在那里喊。可是手推車似乎还嫌她不够劲，空隆空隆一陣盖过了她的声音，連屋子都震得抖起来。这里还隱隱地夹

着学校里孩子们的歌声，听去那拍子也格外来得快些。

譚九先生一擦了手巾，就往屋里走。院子里那些鸡都唧唧唧地叫着逃开去。巴在地下的綠蒼蝇也吃惊地飞开，在阳光里掠过——划一道弧形的金线。

“他們靠势等得性急死了，”他对自己說。

一面他想像他們怎样忙得蒼蝇一样，窜到这里，窜到那里，可又沒有一点头緒。他几乎要笑出声音来，很想去看一看。可是他又觉得还是等王老师他們自己找上門来的好。他这就踏进他的书房。

“九嫂，九嫂，”他喊太太。“快些把茶端到这里来！”

他到墙上挂着的插信袋跟前，抽出这一封来看看，又抽出那一封来看看。接着又走到那座竹书架跟前，匆匆忙忙检查了一下：那里还是整整齐齐堆着他从前学里用的讲义。那部厚厚的“六法”，还有那几册《湘軍志》的残本，都依旧夹在那中間。不过頂上添了两个月餅盒子——他沒有注意是什么时候誰放的了。书架后面一些老鼠发出窸窣窸窣的声音。

随后他空着手回到桌子边，躺到那张宝庆皮椅上，左腿搁上了搁手——蕩呀蕩的。

“莫忙。一切的工作都得好好計劃一下，”他啜一口茶，大声咂咂嘴。他想这里得成立一个抗敌大会。鎮里鎮外的人，都忙得蚂蚁似的，跑来跑去，一个个到他家里来接头。他們开口閉口总是——

“譚会长，这个路径要請你老人家的示下。……”

于是他——仍旧要躺在这张宝庆皮椅上，冲天竖起一根食指，有条有理地指示一切事宜。

到了那个时候，家里的人当然也就够忙的。在厨屋里烧开水，一盖碗一盖碗的热茶端着往他书房里送，往茶堂屋里送。要是有个把抗敌大会的委員或是部长来了，譚九嫂还得亲自从磁缸里掏出黄瓜皮南瓜皮之类来摆碟子。……

“嗯！”他想到这里就把脑袋一摇，好像他头上有个苍蝇什么，要把它豁掉似的。“接头的地方——那还不如放在那家小学里好。”

他要具体想一下——大家忙着的到底是些什么事，可就模糊起来了。

不过演說总是免不掉的，他自己的話。将来有什么事要跟省里接洽——那当然也是他譚九先生的事。他得拿出一张名片去見省里的一位委員兼厅长，于是那位厅长就得很客气地跟他談着抗战問題，还說说不定会問到他关于民众动員的問題。“唔，民众动員是很困难的。唔，真困难。”

他嘴巴不知不觉动了两动。他連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想像那位厅长是个戴眼鏡的。

在这书房里一直坐到吃中飯的时候。有时候他忽然有个冲动——想要写点儿什么，把紙鋪到了桌上，那枝小

楷羊毫可始終沒給搬動。他打桌上拿過《辭源》來隨手翻翻。然後又把那冊黃曆看了好一會。

王老師他們為什麼不來找他呢？難道倒是應該由他到他們那里去報到么？難道叫他上衙門一樣，跑到那家小學里去問候他們么？

他為了要報復一下，飯後就出去走了一下午的人家，偏偏不去找王老師他們。連他那個死對頭譚十一太公家里，他都也去過，那位太公雖然是他的親叔叔，可是他曉得他是一個老混蛋。

每逢看見一個熟人，譚九先生就總是談起抗敵工作：“這工作非做不可，這是我向來的主義。”

一面想像着王老師到他家里找他不到，而一切工作都動不起手來，而跳腳發急，他就快活得心都發癢了。

回到了家里，他也不問有客來過沒有。反正不用你開口，九嫂就會自動地從頭至尾——告訴你今天來過一些什麼人，她對答了一些什么話，一些又聰明又能幹的話。

然而這回太太沒有開口。只在那里打開櫃子找她的頭昏膏藥。

第二天早晨一醒來，就聽見太太在屋子里掃地，細毛牙子帶着鼻涕在希里呼喚的。

“細毛牙子，細毛牙子！”他叫。“你上學的時候對王老師講一聲，講我回來了，請他來一下子。”

馬上他又覺得不妥。要是他們竟不買賬，不來呢？

“哦，我去好了。你告訴他——我今日子有事要跟他談。聽見沒有？”

這天太陽不很好。天上糊着一層灰白色的——雲不像雲，霧不像霧，很叫人疑心到這不是一個好日子。到處仿佛都在冒着水蒸汽，又熱又悶。蚊子大概以為這是傍晚時候，嚶嚶嚶地在屋子裡飛着。

譚九先生躊躇了好一會，不知道出門要穿什麼衣才好。他把黃曆拿到手裡，可又不敢翻開來。雖然他絕對不迷信，有些事可總不大放心。要是一看——他今天要幹的事正是遭了忌，那他到底還是出去不出去呢？

可是他用偷偷摸摸的手勢打開來，裝作無意的樣往上面瞟了一眼，那“宜”字下面印上了一大串。他於是怪他自己多事了：

“真是！何必查呢？唔，一個人信了禁忌——反倒碍手碍腳。”

他出門的時候，覺得很輕快。他先到湘源商店裡去打一個轉，這鋪子是他外甥劉長松開的。

“莫泡茶莫泡茶！我沒有工夫久坐，”他很忙地擺擺手。“呃長松，你來，我有話跟你打講。”

劉長松一面叫長松嫂拿煙端茶，一面駝着個背往他譚九舅舅跟前走去，仿佛怕屋梁會碰着他的腦頂似的。

那位九舅舅很謹慎地向四面看了一看，然後攤開左

手，用一根右手食指在那掌心里指点着，

“昨日子我跟你讲起的那个路径——我想决計要派你一个工作。抗敌大会一成立起来，事情是一定有你当的。你是我的人，我总照拂你就是，你放心。况且你呢——唔，初中毕了一个业，論程度——論程度——此所以——总而言之你也可以算是一个知识分子。……”

长松嫂端出一盖碗茶来，忍不住要問，

“九舅舅，你老人家看了报沒有？上海那路打得怎么样了？”

“上海那路——唔，”譚九先生打了莫名其妙的手势，点了点头。又把視線回到了刘长松脸上。“我們鎮上自然也要做工作，此所以——我自然少不了你。橫豎他們也不过是些师范生，你当他們是什么好脚色嘅！……我啊，是这样，你們推我出来，那我就不客气；我就要用我的亲信来做事，‘举賢不避亲’。这是我向来的主义。你看早年文正公，他老人家——”

这里他接过长松嫂敬他的一支紙烟来，点上了火。他好像給烟熏得有点不好受似的，轻轻皺着眉，霎了霎眼睛。于是又用手指在桌上敲着，极其庄重地談了起来。

不錯，当年文正公也是在家乡工作。他老人家是个翰林公，就等于如今一个大学毕业生。此所以地方上一办团练，当然就要推他老人家出来主持。不过——譚九先生一說到这里，忽然把声音放低了，

“論資格的話，自然沒得第二個人。不過——不過——他老人家手底下要是沒得幾個人，那也攬不出來。天下的事情都是這樣一個理。”

他稍為點了點頭，架勢要走，可是又想起了一件事：

“總而言之——你的工作我一定派你一個，不成問題。不過你千萬莫講出去哪，曉得吧，千萬！”

這麼一交代了個清楚之後，他就頭也不回的搖搖擺擺出去了，轉一個彎，到了清風閣茶店。他挺着脖子站在那裡，眯着一雙眼，往這些茶客裡找一個什麼人。

等到他發覺茶店老板在這裡恭恭敬敬向他打招呼，他就使頭部稍為動了一下：

“梅十刨子不在這裡？”

“他老人家在裡頭打‘跑和子’。九先生進去看下子不？”

九先生咕嚕了一句什麼。可是到底把梅十刨子找到了。他把人家拖到屋角落裡，小声兒說：

“昨日子連沒找得你到手。呃，梁家大屋給抽中了那個老二——他究竟怎麼樣？他要不要找替身了？”

“你还問哩！”梅十刨子忿不平地濺着唾沫星子。“這個買賣早就給你們貴府十一太公搶去了。”

“十一太公！他找的哪個？”

“他介紹了麻牙子去頂。梁家大屋出了六十只花邊。”

譚九先生咬咬嘴唇：

“这老而不死的家伙！麻牙子要他来介绍？趁我没在屋里的时候——哼！……十一老官得了几个花边，这回，你看？”

他这就不免要埋怨梅九刨子——真也太大意了。梅十刨子跟梁家大屋这么密来密往，而麻牙子又向来是听他谭九先生的话的。怎么他一不在家，就让那个老头儿做了手脚去呢。

“真是要命叫！什么事都非亲自出场不可！”

那个梅十刨子可不大服气：

“哪个叫你一出门就是六十年！你要得不想回来，人家还不趁势做了这笔生意去？”

“莫嚎，莫嚎！”谭九先生向旁边膘了一眼。“哪个要得不想回来？我是去收租……”

“收租——唉，收租收到李家大嫂床高头去了吧？”

谭九先生赶紧打断了对方的话：

“莫扯白了。人家跟你讲正经路……”

“还讲个屁！——连收场锣都打过了。”

于是谭九先生冷笑着点了点头：

“好得很，好得很！我们的抗敌工作——头一个就要举发抽丁舞弊，冒名顶替的案子！十鬍子你也该上劲些，我有许多工作要叫你做的。不过目前——唔，务必要严守秘密。严，守，秘，密，记着这四个字。”

把对方的脸盯了一会儿，就打个手势结束了这场话：

“唔，就这么办。”

他匆匆忙忙又回到外面的茶座里，对那些茶客谈了一点消息。他知道得很多。例如敌国的面积有多大，火山有多少，大地震每隔多少年就发生一次：他全部有个数。他预言这回敌国又得来一个山崩地裂，大火三月不息。他看看大家的面部表情，就加了一句——

“这真是天报应——要讲句迷信的话。”

还有呢，英国跟法国已经派出了军舰，帮助我们进攻敌国，要把他们的京城打个屁烂。只是他还没有打听出到底战斗舰是多少，巡洋舰是多少。

这么耐心耐意讲述过了，他这就反复地叮嚀人家：

“这都是军事上的秘密，乱讲不得的。顶好一个字也莫露出去。”

茶店里——这里那里都有人低着嗓子議論起来，好像蜜蜂样的嗡嗡，还夹着嘶嘶的声音。那位譚九先生倒满不在乎地抽起他的水烟来了，一面不住地用手在身上掸灰。只是有时候偶然搭一两句嘴：

“噯，所以罗，所以罗。这就叫做踏平三島吵。”

为了怕那些隔得远一点的茶座上没听清这些消息，他赶紧放下水烟袋蹇过去了。

他是十一点半钟到那个学校里去的。一进门就看见有两个生客——都挂着什么机关里的证章，站在院子里跟王老师和徐校长他们很客气地拉拉扯扯，看样子大概

是学校里要留这两个客人吃中飯。

“这是什么人？”譚九先生想。

不过他还是带着很忙的样子走进去，而且把脚步踏得格外响些，好叫人家发觉。

“譚先生来得正好，”那位王老师点头招呼，走了过来。“这里正想做点有益于抗战的事情，要請譚先生参加的。”

这位譚先生可吃了一惊：

“怎么？你们已经就筹备起来了啊？”

他刚才那种忙迫劲儿——如今就一下子凝成了冰似的，叫他感到了一阵冷气。

王老师指指那两个生客：

“那两位先生是民众教育館的，跟我们討論过……”

“唉，糟了！怎样这样性急呢？”譚九先生很着急地打断了对方的話。“我簡直沒听见讲起。真是意想不到！……唔，到底筹备一些什么工作呢？”

王老师一面把譚九先生让到那一間办公室里，一面告訴他这是怎么回事。原来民众教育館派人来到这里学校来接头，想要在这鎮上举行一次防空演习，对大家讲点战时常识，另外还要办点东西慰劳出征軍人家属。

“預备演一次戏，”王老师很平板地往下說。“县教育局跟县立乡师都会有人来参加。”

每逢王老师說一句，譚九先生就轻轻搖一次头。这

里他就又像是应着又像是叹息，在鼻孔里响了一声——

“嗯——！”

可是这时候王老师似乎发见他的同事们已经把那两位民教馆的客人留住了，就又說：

“我介紹譚先生跟那两位見見，好不好？”

“莫忙，莫忙！”他右手一揚。“呃，我試問你：攪了这一陣，只有这点点子工作啊？另外总該还有一点子吧？”

“倒也沒有什么了。只还想出两份壁报，推定这位陈先生負責編輯。”

譚九先生不放心地看看那位陈先生——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穿一身旧学生装，正坐在一张桌边画着什么表格。一听见有人提到他，就起一起身，带着副忸怩样子向譚九先生打个招呼。看来也不是个什么行脚。

沉默了一会儿之后，譚九先生用大拇指摸摸食指上的石灰指甲，嘴里嚥下了一口唾涎，

“但是这些路径——呃，这些工作——由哪个来領銜呢？”

别人似乎一时明白不了他的意思，他就又换了一个讲法，“这些工作是哪个編派的呢？”

“大前天，民教館的人邀我們去商量了一回，就是这么大致决定了。”

“嗨，这就太——太那个了！”譚九先生又摇摇头，叹了一口气。“你想呢，民教館那几位并不是我們鎮上的，